

細子

绑 架

[英] 迪克·法兰西斯 著

刘秋阳 蔡明忠 译

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Dick Francis
THE DANGER

根据美国 *G·P·Putnam's Sons, New York*
1984年版译出

绑 架

〔英〕迪克·法兰西斯 著
刘秋阳 蔡明忠 译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襄樊日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插页 210000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4-0124-4

I·112 定价: 2.00元

印数: 1-23500

内容提要

当今西方世界，恐怖的绑架，时时威胁着人们：有的人突然失踪，有的运动员在奥运会上横遭杀害，有的百万富翁孤独地死在阴暗角落里……绑架的手段多种多样而目的各不相同。

出身意大利赛马世家的青年彼得，冷酷、贪婪、残忍的性格使他成为绑架老手，从意大利到英国、美国，他一次又一次地在赛马界进行绑架活动。除了勒索赎金外，他更喜欢从绑架中得到残忍的心理满足和邪恶的乐趣。在一次绑架欧洲著名女骑师阿莱西娅时，他遇到强硬对手——反绑架组织成员安德鲁。安德鲁冷静、机智，与彼得进行多次交锋，在警方协助下，彼得终被击毙。安德鲁也赢得了美丽善良的阿莱西娅的爱情。

绑架是生活中的一个事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勒索赎金，是一种古老的游戏，和抢银行相比，它获利更大，也更安全。

20世纪的绑架方式：人质被架上火车，送上飞机，运动员在奥运会被明目张胆地杀害，百万富翁孤独地死在阴暗角落里……所有的绑匪都是不可想象的，而且除了贪图钱财的绑匪之外，还多了渴求权力和名声的政治性绑匪，从而使得绑架变得更加恐怖，更加危险。

随便哪一天，随便在什么地方，只要你告诉我哪里出现了罪犯都行，就是那种抓了人，然后说“付钱，否则就……”的恶徒，只要你说得出，我总有办法查出个究竟。

你看，处理绑架就是我的职业。

也就是说，身为自由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伙人，我的工作除了冒险奉劝人们不要遭到绑架之外，还负责在绑架发生后，帮助受害者家属和绑匪进行谈判，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让被绑走的人质生还。

每一种犯罪形式都会相应产生出一种与之相对抗的力量，除了对抗欺诈、贩毒和谋杀之外，你不妨再加上一种反绑架组织，只是这种组织是非官方的，高度谨慎的，而且通常就是“我们”。

意大利

我万万没想到波洛哥那这案子会这么晦气。

愤怒和焦虑使我抽搐不停。站着别动，别动！我拼命抑制着自己。

一个本来依赖于我得以生还的生命却因为别人的鲁莽而重新陷入极度的危险之中……而我只能呆呆地站在这里，回想着刚才眼看到手的成功，差一点赢得的自由和几乎唾手可得的安全。然而，功亏一篑，现在全完了。

任何绑架最危险、最困难的阶段就是递交赎金的时刻，因为到了收钱的这一刻，不管怎样，总得有人从某个阴影里走出来……一个绑匪来到他指定的地点，会比丛林中任何一种野兽到它的水坑里去喝水还要谨慎。

一个小小的疑点，甚至是一个过路人的一瞥，都可能触发绑匪高度紧张的神经，使他仓皇逃走；然后，惊骇、愤怒很自然地导致报复，他会将肉票撕得粉碎，然后销声匿迹。草率行动往往会使人质受到的威胁增加100倍。

到这时为止，23岁的阿莱西娅·桑西已经在绑匪手中痛

苦地度过了五个星期又82小时了。而且，她的生命看来也比以往更接近天国了。

恩里克·普西尼里苦着脸从汽车后门爬上来。这辆车外表看起来象一辆救护车，其实是一辆专用汽车。车窗上挂着黑色窗帘，里面有一条长凳、一把椅子和许多电子设备。

“当时不是我当班，不是我让他们干的。”他为刚才发生的意外做着解释。

他讲的是意大利语，为了让我听懂他说得很慢。几个星期以来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只是在语言交流上有一点别扭。我们各说各的语言，尽量使用一些易懂的词汇，仔细聆听对方的讲话，听不明白时就请对方再重复一遍。

他是个普通警官，代表官方负责这个案子的调查。在我的要求下，他已经同意处理这个案子时不露出任何有警方涉足的踪迹。保罗·桑西正在法兰西斯别墅愁眉苦脸地等待着女儿的消息，如果哪里出现警车的闪灯，那无疑是让歹徒要他女儿的性命。所以，在绑匪可能看见的地方，只要普西尼里做得到，他都禁止穿警服的人出现。

阿莱西娅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而抓住绑匪则是第二位的，我很高兴他能赞同我的观点。要知道拥有这种观点的警察实在不多，因为不论在什么地方，只有捕获到了猎物，执法者那种狩猎的本能才会得到满足。

就在这个晚上，普西尼里的同事脑子里不知怎么突然灵光一现，觉得在绑匪拿走赎金的那一刻，他完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而将他们戴上手铐，白白让他们取走赎金简直就是失职。于是，一场可笑的戏剧性的追捕就这么发生了。当夜色完全笼罩大地之后，当递交赎金的这一刻终于到来时（这一

刻是经过了长期而艰苦的谈判才换来的)，这个“聪明”的家伙指挥一帮警察冲了出去。一时间，手电筒灯光到处乱闪，警车疾驰，警笛大作，枪和警棍在不停地挥舞……

我当时正躲在街尾的救护车里。眼前突然的变化仿佛使我进入了梦境之中。当我终于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有毛病之后，顿时就觉得一股怒火燃遍我的全身，却又想不出任何可以阻止的办法。司机低声诅咒了一句，发动汽车缓缓向前开去，枪声清楚地传到了我们耳朵里。

普西尼里严肃地看着我，再一次向我表示歉意：“很遗憾。”

确实他妈的很遗憾。一大堆警察端着卡宾枪在昏暗的后街上一一起冲出来，根本不知道要抓的人在哪里。两个身穿黑色衣服的歹徒提着装有65万英镑的皮箱成功地钻进一辆藏在旁边的车子里。当警察们注意到这辆车时，它已经加大油门，冲了出去。当然，他们并不是什么也没看到，和我一样，当一个年轻人从一辆汽车里摔出来时，他们的注意力可以说集中多了。遗憾的是这辆汽车一直就在他们的视线之中，绑匪劫走的赎金原来就在这辆汽车里。

那个年轻人是一位律师的儿子，绑匪在抢劫赎金时给了他一枪。我能看见他的衬衣上一片殷红，他的手在轻微地抖动。在出发时他曾和我谈过话，口气相当自信和机敏。是的，他了解他所冒的危险；是的，他会遵从绑匪的命令；是的，他会从那辆车向我所在的救护车通报。我们还一起反复检查了嵌在赎金手提箱把手上的小型发报机，确信它能够准确无误地把信息发回救护车里的接收设备之后，便让它一直处于工作状态。

救护车里的雷达追踪器随着绑匪汽车的远离而不停地闪动。我当然是要让绑匪跑掉的，只有那样对阿莱西娅才是安全的，可是有个自以为是的警察正好经过我们的车子，看见雷达屏幕上的图像，立刻猛吹哨子，警官跑过去，他又是比划又是叫嚷，并不时地用一根指头指着救护车。

那个警官半信半疑，紧张而痛苦地向四周望了一下，然后一步三晃地向救护车跑来。他将那颗过分发育的大脑袋伸进车窗，呆呆地看了一会儿萤光屏，显然，这对他是个再坏不过的消息了。

“追上去！”他哑着嗓子对我的司机吼道。我用意大利语对他说这么做是有害的，但他好象根本没听见。

司机从命地耸耸肩，车子猛地向前一窜开了出去。一大队警车紧紧跟在后面。呼啸的警笛声划过工业区的街道上空。

“从午夜开始我值班，”普西尼里说，“由我负责。”

这句话并不能使我感到一丝安慰，我默默地看了他一眼。救护车现在停在一条宽敞的街道上，早已熄了火。雷达屏幕上显现出固定的踪迹，证实手提箱已经进入前面那栋现代化的大楼里。从房子的结构和式样来看，里面的居民显然属于收入不高的阶层。大楼前面，一辆没有什么明显特征的汽车停在路旁，过热的发动机正在慢慢冷却；它的周围散乱地停着几辆警车，象是一道自然形成的屏障，汽车的车门全都大开着，车灯发出耀眼的光亮；警察们小心翼翼地端着枪隐藏在黑暗中。

“想必你也看到了，歹徒是在这栋楼的三层，”普西尼里说，“他们说住在那里的人已被他们抓住，如果我们不放过他

们的话，那些人就会没命，阿莱西娅·桑西也得完蛋。”

绑匪从敞开的窗子里发出的叫喊我早已听到，用不着他再向我转述。

“窃听器很快就会装好，”普西里尼看到我还是闷闷不乐，他的声音也显得不安起来，“电话很快就会被录下来，楼梯口也被把住了，他们跑不了。”

我还是一言不发。

“我的部下说你想把那些歹徒放走……带着那些钱。”

“不错。”

我们两人的眼睛同时发出寒光，一动不动地盯着对方，几乎将几个星期以来结下的友谊化为乌有。他是个又黑又瘦的人，大约40岁，仍然生气勃勃，待人热情。但他与那个被绑架的姑娘的父亲的政治观点恰恰相反。却又是他反对的对象。

“他们开枪打中了那个开车的小伙子，”他说，“我们不可能放过他们。”

“那小伙子运气不好，关键是要救出那个姑娘。”

“英国人都是冷血动物。”

一股怒火又从我的心底窜出来，要不是那个自以为是的警察，小伙子根本不会出什么事，他完全可以按照绑匪的命令将赎金留在车上，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人。

普西里尼将注意力转向无线电接收器，动了动上面的按钮和开关，然后说道：“我要派一个人到这里来收听，我也在这里，如果你愿意，可以留下来。”

我点点头，现在还能做什么呢？

想想当初，普西里尼希望我在现场帮他一下，因为他在

表面上警方不介入的问题上帮过我。一报还一报，我只好违反自己的本能和不得靠近递交赎金地点的规定。

“你可以坐我们的车，”当时他说，“我们的无线电货车，外表象一辆救护车，不会引人注意的。你去吧，我给你派个司机。等歹徒拿走了钱，你就跟在后面，看他们开到什么地方，然后告诉我们。等那个姑娘没事之后，我们就逮捕他们，怎么样？”

“等那个姑娘没事之后，我再告诉你们他们把钱拿到哪里去了。”

他眨了眨眼睛，最后拍拍我的肩，点头表示同意。“姑娘第一。”他说。

绑匪什么时候要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所以普西尼里把货车留在了法兰西斯别墅的车库里，司机也暂时住在别墅里。当我们告知绑匪赎金已经凑齐之后，又过了四天，他们才发出何时何地怎样递交的指示。我遵守诺言，打电话给普西尼里，准备通知他交钱的过程即将开始。

普西尼里不在办公室，幸好我们对这种情况早已商量好处理办法。

“我是安德鲁·道格拉斯，立刻转告恩里克·普西尼里，就说救护车出发了。”

电话里的声音说他明白。

现在我真后悔，当初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普西尼里，这个诺言的代价未免太大了，可是和当地警方合作向来是我们公司的基本原则之一。

普西尼里原来就对我存有戒心，现在更不信任我了。也许他早就想到我并不关心那只手提箱的下落，只想着让人质

生还，因此他在自己的警车里也装了追踪器，可以同时接收到手提箱和救护车的信号。遗憾的是，他那个大脑袋的同事在接到我的电话之后，没有通知普西尼里，就开着普西尼里的警车去追逐自己的荣誉去了。愚蠢，自命不凡，哎，这些要命的人性弱点。

看在上帝份上，叫我怎么向保罗·桑西交待！又让谁去通知那个律师，告诉他那个聪明的儿子挨了绑匪的子弹！

“那个开车的小伙子，”我问普西尼里，“还活着吗？”

“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时还活着，现在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得告诉他的父亲。”

普西尼里皱皱眉头：“我已经派人去了。”

这场混乱无疑会对公司的声誉有所影响，我懊丧地想着。我的工作是以最不引人注意的方式、最低的代价和最少的行动帮助解决一起绑架案；安慰受害者家属，制定人质生还计划，判断绑匪接受赎金的最低限度，让谈判始终处于一种最冷静、最生意化的状态。将怒火牢牢地埋在心里，把握住最佳时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受害者活着回来。

我当然不能自吹是反绑架专家，但到目前为止我已处理过15起绑架案，结果都还不错。这些绑架案长则数月，短则数日，只要绑匪一收到赎金，人质很快就被平安地放回。看来阿莱西娅·桑西，这个世界闻名的最佳女骑师，是第一个给我带来厄运的人。

“恩里克，”我说，“你不要和绑匪谈判，找个别的什么人，他只能问你才能做出决定。”

“为什么？”

“缓和情绪，拖延时间。谈判时间越长，屋子里的人就越安全。”

他看了我一会儿，说道：“有道理。还有什么建议，这是你的职业。”

货车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大概他确实对警方造成的恶果感到惭愧，否则他是不会这么恭敬的。刚到意大利时，我就知道了他虽然是个初级警官，但却还没有处理过一起真正的绑架案。当然他委婉地提醒我注意，由于意大利犯罪率可观，警察们都学过反绑架理论。在这倒霉的晚上之前，他的理论和我的行动倒还满合拍。刚才的话表明他愿意继续合作。

“从这直接打电话到那套公寓去，告诉绑匪说你正在安排谈判，叫他们耐心等一会儿。要是等烦了，可以给你打电话。给他们电话号码……这车里有电话吗？”

“可以安。”他点点头。

“他们的脉搏缓和下来就会安全多了。如果逼得太紧，他们也许会开枪……”

“我的人也会开枪……”他猛地眨了一下眼睛，走到车外，用扩音器对警察喊起来：“不要还击！重复一遍，不许开枪！等待命令再开枪！”

他回来时，后面跟着一个人，手里拉着一条电线。他指了指那个人，说道：“工程师。”

工程师将电线接在一个插座上，递给普西尼里一个仪器，普西尼里就和公寓里的绑匪通起话来，工程师很自然地充当起记录员的角色。

我的意大利语实在有限，但双方的语气我却可以感受出来。绑匪先是歇斯底里的喊叫，但普西尼里始终保持着冷静

和坚定的口气，慢慢地，绑匪的声音也低了下来，变得正常多了。对于绑匪的最后一个命令，普西尼里顿了一下，然后用清晰而缓慢地声音说：“我没有这个权力，必须请示我的上司，请你们等他们的答复。”

对方发出威吓的声音，然后“哼”了一声表示同意，“咔嚓”一声挂了电话。

普西尼里擦了擦脸，对我发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他不会不明白，这种围困可能持续好几天，但值得欣慰的是他起码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和绑匪建立了联系。

普西尼里看了工程师一眼，我明白他是想问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因为工程师在场和有录音设备而不便启齿。

“你当然会用探照灯照射那套公寓的窗子，好让他们感到自己已经无处可逃了吧？”

“那当然。”

“如果他们一两个小时里还不投降，我想你肯定会找一个善于交涉的人和他們进行谈判，也许是个工会的人。当然，你肯定还会找个精神病专家，让他判断绑匪的心理状态，告诉你什么时候对绑匪施加最大压力将他们逼出来。”我耸了耸肩，“你当然已经知道这些方法在其它绑架案中曾有过很好的效果。”

“当然。”

“你也一定会告诉他们，如果阿莱西娅·桑西有个三长两短，他们这辈子就只能在监狱里生活了。”

“那个司机……他们肯定知道他中了枪……”

“要是他们提到他，你当然会告诉他们他还活着吧……即便他死了，你也还是会告诉他们说他还活着。谁都不会愚